



白氏文集卷第四十七

試策問制誥凡十六首

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策一道

元和元年四月登第

問皇帝若曰朕觀古之王者受命君人兢兢業業承天順地靡不思賢能以濟其理求讜直以聞其過故禹拜昌言而嘉猷罔伏漢徵極諫而文學稍進匡時濟俗罔不率繇厥後相循有名無實而又設以科條增求茂異捨斥已之至言進無用之虛文指切著明罕稱於代茲朕所以歎息鬱悼思索其真是用發懇惻之誠咨體用之要庶乎言之可行行之不倦上獲其益下輸其情君臣之間確然相與子大夫得不勉思朕言而茂明之我國家光宅四海年將二百十聖

弘化萬邦懷仁三王之禮靡不講六代之樂罔不舉
浸澤于下昇中于天周漢以還莫斯爲盛自禍階漏
壤兵宿中原生人困竭耗其大半農戰非古衣食罕
儲念茲疲眊遠乖富庶督耕植之業而人無戀本之
心峻權酷之科而下有重斂之困舉何方而可以復
其盛用何道而可以濟其艱既往之失何者宜懲將
來之虞何者當戒昔主父懲患於晁錯而用推恩夷
吾致霸於齊桓而行寓令精求古人之意啓迪來哲
之懷眷茲洽聞固所詳究又執契之道垂衣不言委
之於下則人用其私專之於上則下無其効漢元優
游於儒學盛業竟衰光武責課於公卿峻政非美二
途取捨未獲所從余心浩然益所疑惑子大夫熟究
其旨屬之於篇興自朕躬無悼後害

對臣聞漢文帝時賈誼上疏云可爲痛哭者一可爲
流涕者二可爲長太息者三是時漢興四十載萬方
大理四海大和而賈誼非不見之所以過言者以爲
詞不切志不激則不能迴君聽感君心而發憤於至
理也是以雖盛時也賈誼過言而無愧雖過言也文
帝容之而不非故臣不失忠君不失聖書之史策以
爲美談然臣觀自茲以來天下之理未曾有髣髴於
漢文帝時者激切之言又未有髣髴於賈誼疏者豈
非君之明聖不侔於文帝乎臣之忠謹不逮於賈誼
乎不然何衰亂之時愈多而切直之言愈少也今陛
下思禹之昌言而拜之念漢之極諫而徵之廢虛文

之無用者獎至言之斥已者詢臣以可行之策諭臣以不倦之意懇惻鬱悼發於至誠此真聖王思至理求過言之明旨也斯則陛下之道已弘於前代臣之才識劣於古人輒欲過言以裨陛下明德萬分之一也裨之者非敢謂言之必可行也體用之必可明也且欲使後代知陛下踐祚之後有朴直敢言之臣出焉無俾文帝賈誼專美於漢代然後退而俯伏以待罪戾焉臣誠所甘心也謹以過言昧死上對伏蒙陛下賜臣之策有思興禮樂之道念救疲疝之方辨懲徃戒來之宜審推恩寓令之要至矣哉陛下之念及此實萬葉之福也豈惟一代之人受其賜而已哉臣聞疫病之作有因緣焉救療之方有次第焉臣請爲陛下究因緣陳次第而言之臣聞太宗以神武之姿撥天下之亂玄宗以聖文之德致天下之肥當二宗之時利無不興弊無不革遠無不服近無不和貞觀之功旣成而大樂作焉雖六代之盡美無不舉也開元之理旣定而盛禮興焉雖三王之明備無不講也禮行故上下輯睦樂達故內外和平所以兵偃而萬邦懷仁刑清而兆民自化動植之類咸煦熙而自遂焉雖成康文景之理無以出於此矣洎天寶以降政教寢微寇旣荐興兵亦繼起兵以遏寇寇生於兵兵寇相仍迨五十載財征由是而重人力由是而罷下無安心雖曰督農桑之課而生業不固上無定費雖曰峻管榷之法而歲計不充日削月朘以至於耗竭其

半矣此臣所謂疲病之因緣者也豈不然乎由是觀之蓋人疲由乎稅重稅重由乎軍興軍興由乎寇生寇生由乎政缺然則未修政教而望寇戎之銷未銷寇戎而望兵革之息雖太宗不能也未銷兵革而求征徭之省未省征徭而求黎庶之安雖玄宗不能也何則事有以必然雖常人足以致勢有所不可雖聖哲不能爲伏惟陛下將欲安黎庶先念省征徭將欲省征徭先念息兵革將欲息兵革先念銷寇戎將欲銷寇戎先念脩政教何者若政教修則下無詐僞暴悖之心而寇戎所由銷矣寇戎銷則無興發攻守之役而兵革所由息矣兵革息則國無餽餉飛輓之費而征徭所由省矣征徭省則人無流亡轉徙之憂而黎庶所由安矣臣竊觀今天下之寇雖已盡銷伏願陛下不以易銷而自怠今天下之兵雖未盡散伏願陛下不以難散而自疑無自怠之心則政教日肅無自疑之意則誠信日明故政教肅則暴亂革心誠信明則獷鷙歸命革心則天下將萌之寇不遏而自銷歸命則天下已聚之兵不散而自息然後重斂可日減疲眊可日安富庶可日滋困竭可日補日安則和悅之氣積日富則廉讓之風形因其廉讓而示之以理則禮易行矣乘其和悅而鼓之以樂則樂易達矣舉斯方而可以復其盛用斯道而可以濟其艱懲旣往之失莫先於誠不明而政不脩戒將來之虞莫先於寇不銷而兵不息此臣所謂救療之次第者也豈

不然乎若齊行寓令之法以霸諸侯漢用推恩之謀以懲亡國施之今日臣恐非宜何者且今萬方一統四海一家無隣國可傾非夷吾用權之秋也雖欲寓令令將何所寓耶今除國建郡置守罷侯無爵土可疏非主父矯弊之日也雖欲推恩恩將何所推耶但陛下嗣貞觀之功弘開元之理必將光二宗而福萬葉矣何區區齊漢之法而足爲陛下所慕哉精究之端實在於此矣又蒙陛下賜臣之間有執契垂衣之道委下專上之宜敦儒學而業衰責課實而政失者此皆政化之所急古今之所宜陛下幸念之臣有以見天下之理興矣夫執契之道垂衣不言者蓋言已成之化非謀始之課也委之於下者言王者之理庀其司分其務而已非謂政無小大悉委之於下也專之於上者言王者之道秉其樞執其要而已非謂事無巨細悉專之於上也漢元優游於儒學而盛業竟衰者非儒學之過也學之不得其道也光武責課於公卿而峻政非美者非考課之累也責之不得其要也臣請重爲陛下別白而明之夫垂衣不言者豈不謂無爲之道乎臣聞無爲而理者其舜也歟舜之理道臣粗知之矣始則懋於脩己勞於求賢明察其刑明慎其賞外序百揆內勤萬樞晷食宵衣念其不息之道夫如是豈非大有爲者終則安於恭已逸於得賢明刑至于無刑明賞至于無賞百職不戒而舉萬事不勞而成端拱凝旒立於無過之地夫如是豈非

真有爲者乎故臣以爲無爲者非無所爲也必先有爲而後至於無爲也老子曰無爲而無不爲蓋是謂矣夫委下而用私專上而無効者此由非所宜委而委之也非所宜專而專之也臣請以君臣之道明之臣聞上下異位君臣殊道蓋大者簡者君道也小者繁者臣道也臣道者百職小而衆萬事細而繁誠非人君一聰所能徧察一明所能周覽也故人君之道但擇其人而任之舉其要而執之而已矣昔九臣各掌其事而唐堯乘其功以帝天下十亂各効其能而周武總其理以王天下三傑各宣其力而漢兼其用以取天下此三君者不能爲一焉但執要任人而已亦猶心之於四肢九竅百骸也不能爲一焉然而寢食起居言語視聽皆以心爲主也故臣以爲君得君之道雖專之於上而下自有以展其効矣臣得臣之道雖委之於下而人亦無以用其私矣由此而言光武督責而政未甚美者非他昧君臣之道於小大繁簡之際也漢元優游而業以寢衰者非他昧無爲之道於始終勞逸之間也二途得失較然可知陛下但舉中而行之則無所惑矣臣伏以聖策首言曰思賢能以濟其理理不不虞直以聞其過又曰上獲其益下輸其情其末章則又曰興自朕躬無悼後害此誠陛下思酌下言欲聞上失勤勤懇懇慮臣輩有所隱情者也臣敢不再竭狂直以副天心之萬一焉臣聞古先聖王之理也制欲於未萌除害於未兆故靜無敗事動

有成功自非聖王則異於是莫不欲逞於始悔追於終政失於前功補於後利害之効可略而言且如軍暴而後戢之兵亂而後遏之善則善矣不若防其微杜其漸使不至於暴亂也官邪而後責之吏姦而後誅之懲則懲矣不若審其才得其人使不至於姦邪也人餒而後食之人凍而後衣之惠則惠矣不若輕其徭薄其稅使不至於凍餒也舉一知十不其然乎今陛下初嗣祖宗新臨蒸庶承多虞之運當鼎盛之年此誠制欲於未萌除害於未兆之時也伏惟陛下敬惜其時重慎於事既往者且追救於弊後將來者宜早防於事先夫然則保邦恒在於未危恭已常居於無過三五之道夫豈遠哉臣主也得為唐人當陛下臨御之時觀陛下昇平之始斯則臣朝聞而夕死足矣而况充才識之貢承體用之問者乎今所以極千慮昧萬死當盛時獻過言者此誠微臣喜朝聞甘夕死之志也不然何輕肆狂瞽不避斧鑕若此之容易焉伏惟少垂意而覽之則臣生死幸甚

謹對

禮部試策五道

貞元十六年二月
高侍郎試及第

第一道

問周禮庶人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練皆所以耻不勉抑游惰欲人務衣食之源也然為政之道當因人所利而利之故脩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由是農商工賈咸遂

生業若驅彼齊人強以周索牲盛布帛必由已出無
乃物力有限地宜不然而匱神廢禮誰曰非闕且使
日中爲市懋遷有無者更何事焉

對利用厚生教之本也從宜隨俗政之要也周禮云
不畜無牲不田無盛不蠶不帛不績不縷蓋勸厚生
之道也論語云因人所利而利之蓋明從宜之義也
夫田畜蠶績四者土之所宜者多人之所務者衆故
周禮舉而爲條目且使居之者無游惰無墮業焉其
餘非四者雖不具舉則隨土物生業而勸導之可知
矣非謂使物易業土易宜也夫先生酌教本提政要
莫先乎任土辨物簡能易從然後立爲大中垂之不
朽也若謂其驅天下之人責其所無強其所不能則
何異夫求萍於中達植橘於江北反地利違物性孰
甚焉豈直易俗失宜匱神廢禮而已且聖人辨九土
之宜別四人之業使各利其利焉各適其適焉猶懼
生生之物不均也故日中爲市交易而退所以通貨
食遷有無而後各得其所矣由是言之則大易致人
之制周官勸人之典論語利人之利三科具舉有條
而不紊矣謹對

第二道

問書曰青災肆赦又曰宥過無大而禮云執禁以齊
衆不赦過若然豈爲政以德不足耻格峻文必罰斯
爲禮乎詩稱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易稱利用安身以
崇德也而語云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若然

則明哲者不成仁歟殺身者非崇德歟

對聖王以刑禮爲大憂理亂繫焉君子以仁德爲大寶死生一焉故邦有用禮而大理者有用刑而小康者古人有崇德而遠害者有蹈仁而守死者其指歸之義可得而知焉在乎聖王乘時君子行道也何者當其王道融人心質善者衆而不善者鮮一人不善衆人惡之故赦之可也所以表好生惡殺且臻乎仁壽之域矣而肆赦宥過之典由茲作焉及夫大道隱至德衰善者鮮而不善者衆一人不善衆人効之故赦之不可也所以明懲惡勸善且革澆漓之俗矣而執禁不赦之文由茲興焉此聖王所以隨時以立制順變而致理非謂德政之不若刑罰也然則君子之爲君子者爲能先其道後其身守其常則以道善其身惟其變則不以身害乎道故明哲保身亦道也巢許得之求仁殺身亦道也夷齊得之雖殊時異政同歸於一揆矣何以覈諸觀乎古聖賢之用心也苟守道而死死且不朽是非死也苟失道而生生而不仁是非生也向使夷齊生於唐虞之代安知不明哲保身歟巢許生於殷周之際安知不求仁殺身歟蓋否與泰各繫於時也生與死同歸於道也由斯而觀則非謂崇德者不爲成仁殺身者不爲明哲矣嗚呼聖王立教同出而異名君子行道百慮而一致亦猶水火之相戾同根於冥數共濟於人用也亦猶寒暑之相反同本於元氣共濟於歲功也則用刑措刑之道

保身殺身之義昭昭然可知矣謹對

第三道

問聖哲垂訓言微旨遠至於禮樂之同天地易簡之在乾坤考以何文微於何象絕學無憂原伯魯豈其將落仁者不富公子荆曷云苟美朝陽之桐聿來鳳羽泮林之榘克變鴉音勝乃俟乎木雞巧必資於瓦注咸所未悟庶聞其說

對古先哲王之立彛訓也雖言微旨遠而學者苟能研精鉤深優柔而求之則壺與指趣將焉廢哉然則禮樂之同天地者其文可得而考也豈不以樂作於郊而天神和焉禮定於社而地祇同焉上下之大同大和由禮樂之馴致也易簡之在乾坤者其象可得

而徵也豈不以乾以柔克而運四時不言而善應坤以陰隲而生萬物不爭而善勝柔克不言之謂易陰隲不爭之謂簡簡易之道不其然乎老氏絕學無憂儼其溺於時俗之習也原伯魯不學將落戒其廢聖哲之道也孟子不富之說慮蘊利而生孽也公子荆苟美之言嘉安人而豐財也鳳鳴朝陽非梧桐而不棲擇木而集也鴉止泮林食桑榘而好音感物而變也事有躁而失靜而得者故木雞勝焉有貴而失賤而得者故瓦注巧焉雖去聖逾遠而大義斯存是故遠旨微言可明徵矣謹對

第四道

問天地有常道日月有常度水火草木有常性皆不

易之理也乃至鄒衍吹律而寒谷暖魯陽揮戈而暮
景廻呂梁有出入之游周原變堇荼之味不測此何
故也將以傳信乎抑亦傳疑乎

對原夫元氣運而至精分三才立而萬物作惟天地
日月暨水火草木度數情性各有其常其隨事應物
而遷變者斯人之所感也何哉惟天地萬物父母惟
人萬物之靈蓋天地無常心以人心爲心苟能以最
靈之心感善應之天地至誠之誠感無私之日月則
必如影隨形響隨聲矣而況於水火草木乎故有吹
律於寒谷和氣生焉揮戈於曜靈暮晷廻焉神合於
水游呂梁而出入不溺化被於草木周原而堇荼變
味蓋品彙之生則守其常性也精誠之至則感而常
通也靜守常性動隨常通是道可於物而非常於一
道也夫如是則兩儀之道七曜之度萬物之性可察
矣可信矣夫何疑焉謹對

第五道

問紡績之弊出於女工桑麻不甚加而布帛日已賤
蠶織者勞焉公議者知之欲乎價平其術安在又倉
廩之實生於農畝人有餘則輕之不足則重之故歲
一不登則種食多竭往年時雨愆候宸慈軫懷遣使
振廩分官賤糶故得餒殍載活麥禾載登思我王度
金玉至矣竊聞壽昌常平今古稱便國朝典制亦有
斯倉開元之二十四年又於京城大置賤則加價收
糶貴則終年出糶所以時無艱食亦無傷農今者若

官司上聞追葺舊制以時歛散以均貴賤其於美利不亦多乎

對人者邦之本也衣食者人之所由生也古者聖人在上而下不凍餒者非家衣而戶食之蓋能爲之開衣食之源均財用之節也方今食廩虛而農夫困布帛賤而女工勞以愚所闕粗知其本何者夫天地之數無常故歲一豐必一儉也衣食之生有限故物有盈則有縮也古人知其必然也故敦儉嗇以足衣務儲蓄以足食是以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野無青草人無菜色者無他焉蓋勤儉儲積之所致耳故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元龜也當今將欲開美利利天下以厚生生蒸人返貞觀之升平復開元之富壽莫匪乎實倉廩均豐凶則耿壽昌之常平得其要矣今若升聞率脩舊制上自京邑下及郡縣謹豆區以出納督官吏以監臨歲豐則貴糴以利農歲歉則賤糶以卹下若水旱作沴則資爲九年之蓄若兵革或動則餽爲三軍之糧可以均天時之豐儉權生物之盈縮脩而行之實百代不易之道也虞災救弊利物寧邦莫斯甚焉然則布帛之賤者由錐刀之壅也苟粟麥足用泉貨通流則布帛之價輕重平矣抑居易聞短綬不可以汲深曲士不可以語道小子狂簡不知所以裁之莫究微言空慙下問謹對

進士策問五道

元和三年
爲府試官

第一道

問禮記曰事君有犯無隱又曰爲人臣者不顯諫然則不顯諫者有隱也無乃失事君之道乎無隱者顯諫也無乃失爲臣之節乎語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又語曰君子憂道不憂貧斯又憂道者非知命乎樂天不憂者非君子乎夫聖人立言皆有倫理雖前後上下若貫珠然今離之則可以旁行今之則不能同貫豈精義有二耶抑學者未達其微旨耶

第二道

問大時不齊大信不約大白若辱大直若屈此四者先聖之格言後學之要訓有國者酌之以行化也立身者踐之以修己也然則雷一發而蟄蟲蘇勾萌達霜一降而天地肅草木衰其爲時也大矣斯豈不齊者乎日月代明而晝夜分刻漏者準之無杪忽之失焉春秋代謝而寒暑節律呂者候之無忝累之差焉其爲信也大矣斯豈不約者乎堯讓天下而許由遁周有天下而伯夷餓其爲白也大矣斯亦萃辱者乎傑不道龍逢諫而死紂不道比干諫而死其爲直也大矣斯豈不屈已者乎由是而觀有國者立身者惑之久矣衆君子試爲辨之

第三道

問大凡人之感於事則必動於情發於歎興於詠而後形於歌詩焉故聞蓼蕭之詠則知德澤被物也聞北風之刺則知威虐及人也聞廣袖高髻之謠則知

風俗之奢蕩也古之君人者採之以補察其政經緯其人焉夫然則人情通而王澤流矣今有司欲請於上遣觀風之使復採詩之官俾無遠邇無美刺日採於下歲聞于上以副我一人憂萬人之旨識者以爲何如

第四道

問百官職田蓋古之稍食也國朝之制懸在有司兵與已還吏鮮克舉今稽其地籍則田亦具存計以戶租則數多散失至使內外官中有品秩等局署同而厚薄相懸不啻乎十倍斯者積弊之甚也得不思革之乎請陳所宜以救其失

第五道

問穀帛者生於下也泉貨者操於上也必由均節以致厚生今田疇不加闢而菽粟之價日賤桑麻不加植而布帛之估日輕懋力者輕用而愈貧射利者賤收而愈富至使農人益困游手益繁矣然豈穀帛歛散之節失其宜乎將泉貨輕重之權不得其要乎今天子方策天下賢良政術之士親訪利病以活元元吾子若待問於王庭其將何辭以對

奉勅試制書詔批荅詩等五首

元和二年十一月四日自集賢

院召赴銀臺候進首五日召入翰林奉勅試制詔等五首翰林院使梁守謙奉宣宜授翰林學士數月除左拾遺

奉勅試邊鎮節度使加僕射制

將仕郎守京兆府藍屋縣尉集賢殿校理

臣白居易進

門下鎮寧三邊左右百揆兼茲重任必授全材某鎮節度使某乙天與忠貞日彰名節德温以肅氣直而和明畧足以佐時英姿足以遏寇累經事任歷著勲庸中權之令風行外鎮之威山立戎夷懾服漢兵無西擊之勞疆場底寧胡馬絕南牧之患禁暴而三軍輯睦除害而百姓阜安千里長城一方內地實嘉乃績爰簡朕心夫竭力輸誠爲臣之大節念功懋賞有國之恒規顧茲忠勤宜進爵秩爾有統戎之略已授旌旄爾有宣贊之猷特加端揆往踐厥職其惟有終可尚書左僕射餘如故主者施行

與金陵立功將士等勅書

勅浙西立功將士等朕自臨寰宇已再逾年以忠恕牧萬人以恩信馭百辟動必思於邨隱靜無忘於泣辜庶乎馴致小康寢興大道也李錡因緣屬籍踐歷官常苞藏禍心素懷梟獍之性彰露凶德忽發豺狼之聲朕念以宗枝務於容貸諭以迷復卒無悛心而乃保界重江竊弄凶器抗拒朝命驅協師人背德欺天亂常干紀蜂蠆之毒流于郡縣犬彘之行肆于閨門惡稔禍盈親離衆叛人神共棄天地不容卿等忠憤闡彰義勇潛發變疾風雨謀先鬼神中推赤心前蹈白刃率其膂力死命于軍前擒其兇魁生致於闕下廓千里之沴氣濟一方之生人誠感君親義激臣子臨危見不奪之節因事立非常之功予嘉乃誠

一念三歎至於圖勞懋賞詢事策勲各有等差續當處分故先宣慰宜並悉之冬寒卿等各得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與崇文詔

為頻請朝覲并寒月跋涉意時崇文為西川節度使

勅崇文卿忠廉立身簡直成性董戎長武邊候又安授律西川兇徒蕩滅是以寵崇外闡秩進上公而能省事安人多方撫俗諭朕念功之旨勉其師徒宣朕卹隱之心慰彼黎庶威立無暴功成不居累陳表章懇請朝覲雖殿邦之寄重誠欲藉才而望闕之戀深固難奪志且嘉且歎彌感于懷屬時候嚴凝山川修阻永言跋涉當甚勤勞佇卿來思副朕誠望想宜知悉冬寒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批河中進嘉禾圖表

上天降休下土効祉將表豐年之兆故生同穎之祥顧慙寡德受此嘉瑞披圖省表閱視父之卿發誠自中歸美于上亦宜勉勤匡贊馴致雍熙庶洽升平之風以叶和同之慶所賀知

太社觀獻捷詩

以功字為韻四韻成

淮海妖氛滅乾坤嘉氣通班師郊社內操袂凱歌中廟筭無遺策天兵不戰功小臣同鳥獸率舞向皇風

白氏文集卷第四十七

白氏文集卷第四十八

中書制誥一

舊體凡二十七道

張徹宋申錫可並監察御史制

勅舊制副丞相缺中執憲得出入御史缺則於內外
史中考覈其實封奏其名以補之今御史中丞僧孺
奏某官張徹某官宋申錫皆方直強毅可監察御史
章下丞相府丞相亦曰可朕其從之並可監察御史
楊子留後殷彪授金州刺史兼侍御史河陰
令韋同憲授南鄭令韋弁授絳州長史三
人同制

勅某官殷彪等今之郡守古侯伯也今之邑令古子
男也於吏有君臣之道焉於人有父母之道焉郡邑

之間承上率下者州長史也凡此之官與吾共理使吾人安而無怨者其在吏良而政平乎金秦之郡也奏告專達得行異政以彪清平信惠臨事能守大小之職率著名績故仍憲簡俾往牧之南鄭梁之邑也上有賢帥無憂掣肘以同憲河陰有政可以移用故換銅印俾往宰之而絳爲名藩并實良士命之贊貳亦叶其宜宜各悉心修舉三職可依前件

馮宿除兵部郎中知制誥制

勅吾聞武德暨開元中有顏師古陳叔達蘇頌稱大手筆掌書王命故一朝言語煥成文章朕承祖宗思濟其美凡選一才補一職皆不敢輕易其庶幾前事下郎中馮宿爲文甚正立意甚明筆力雄健不浮不鄙况立身守事端方精敏而我誥命忽思潤色之聽諸人言曰宿也可宿立朝歷御史博士郡守尚書郎在仕進途不爲不遇然不登茲選未足其心故吾于今歸汝職業仍遷秩爲五兵郎中勉繼顏陳無辱吾舉可尚書兵部郎中知制誥

鄭覃可給事中制

勅給事中之職凡制勅有不便於時者得封奏之刑獄有未合於理者得駁正之天下冤滯無告者得與御史糾理之有司選補不當者得與侍中裁退之率是而行號爲稱職固不專於掌侍奉讚詔令而已中大夫行諫議大夫雲騎尉滎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鄭覃清節直行正色寡言先臣之風藹然猶在自

居首諫益勵蹇諤擢領是職必有可觀亦欲天下聞之知吾獎骨鯁之臣來諫諍之道也可給事中散官勲如故

韋審規可西川節度副使御史中丞李虞仲崔戎姚向溫會等並西川判官皆賜緋各檢校省官兼御史制

勅西川曰益部地有險府有兵礙戎屏華號為難理故吾命文昌為帥長俾鎮撫焉次命審規為上介俾左右焉又命虞仲戎向會等為庶寮俾咨度焉進言者謂文昌賢而審規葦才以才佐賢蜀必理矣輟三署吏贊丞相府假憲官職加臺郎暨一命再命之服以遺之其於張大光榮與四方征鎮之賓寮不侔矣爾等苟佐吾丞相以善政聞使吾無一方之憂吾寧久遺汝於諸侯乎爾其勉之可依前件

魏博軍將呂晃等從弘正到鎮州各加御史大夫賓客等制

勅去年冬命侍中弘正建大將軍旗鼓移鎮於成德軍而晃以下四十有一人實從魏來或驅或殿被堅執銳可謂有勞宜以官坊之寮憲府之職隨其名秩序而寵之可依前件

張平叔可戶部侍郎判度支制

時長慶二年三月制

勅故事君使臣其道不一或先勞而後受賞或先加寵而後責功蓋宜便有後先時事有緩急故耳朝議大夫守鴻臚卿兼御史大夫判度支上柱國賜紫金

魚袋張平叔國之材臣也計能折秋毫吏畏如夏日
司會逾月綱條甚張况師旅未息調食方急倚成取
濟非爾而誰故自大鴻臚換居人部造膝而授不時
而遷其要無他是欲急吾事而望倚爾功也公卿以
降群有司盈庭然問曰與吾坐而決事丞相以下不
過四五而主計之臣在焉非智能則事不可成非諒
直則吾難近噫職局之外得不思稱官望而厭我心
乎可守尚書戶部侍郎判度支散官勲賜如故

李虞仲可兵部員外郎崔戎可戶部員外郎

制

勅劍南西川節度判官朝散大夫檢校尚書戶部郎
中兼侍御史上柱國賜紫金魚袋李虞仲西川觀察
判官朝議郎檢校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雲騎尉賜
緋魚袋崔戎等去年春朕憂西南事授丞相文昌鉞
鎮撫之次選郎吏有才實如虞仲輩者往贊理之故
其制云苟佐吾丞相以善政聞寧久遺汝於諸侯乎
今蜀政成矣蜀人安矣是汝輩職修事舉而奉吾詔
書甚謹也前言在耳安可弭忘並命爲郎主吾信賞
虞仲可行尚書兵部員外郎戎可尚書戶部員外郎
散官勲如故

牛僧孺可戶部侍郎制

勅戶部侍郎周之地官小司徒也掌天下田戶之圖
生齒之籍賦役貨幣之政令以待國用而質歲成元
和以還日益寵重善其職者多登大任中茲選者莫

匪正人誰其稱之我有邦彥朝議郎守御史中丞上柱國賜紫金魚袋牛僧孺自舉賢良踐臺閣秉潤色筆批糾繆綱而書命無繁詞決事無留獄受寵有憂色納忠多苦言朕心知之何用不可夫以人會之重如彼僧孺之賢若此俾居是職不亦宜乎可守尚書戶部侍郎散官勳如故

庾承宣可尚書右丞制

勅朝議大夫守尚書刑部侍郎驍騎尉庾承宣昔我太宗文皇帝嘗謂尚書丞百職綱維事一失中則天下有受其弊者因命戴胄魏徵及杜正倫劉洎輩繼領是職分居左右官修事理人到于今稱之故吾前命崔戎持左綱今命承宣操右轄衆口籍籍頗爲得人况承宣端諒勤敏周知典故必能爲我紐有條之綱柅妄動之輪坐曹得出入郎官立朝得奏彈御史會政決要扶樹理本無俾戴魏劉杜專美於真觀中可守尚書右丞散官勳如故

張聿可衢州刺史制

勅中散大夫行尚書工部員外郎上柱國吳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張聿內外庶官同歸共理牧守之任最親吾人蓋施張舉措由其心賞罰威福懸其手若一日失其職一郡非其人而名未達於朝聽之間爲害已甚矣選授之際得不慎也以爾聿前領建溪有理行次臨沔郡著能名用爾所長副吾所急宜輟郎署往頒詔條來暮之聲佇入吾耳可使持節衢州刺

史散官勲如故

辛丘度可工部員外郎李石可左補闕李仍叔可右補闕三人同制

勅朝散大夫右補闕內供奉飛騎尉辛丘度等朕詔丞相求方畧忠謹之士置于左右而播等以石暨仍叔應詔言其為人厚實蹇直嘗以文行謀畫容於幕府之間臨事敢言當官能守可使束帶同升諸朝又言丘度介潔靜專不交勢利宜加推獎以勸其徒况又次者轉遷後來者登進皆適所用平章可之可依前件

魏博軍將薛之縱等十四人各授官爵制

勅薛之縱等去年冬授愬鉞俾自徐鎮潞而愬與其麾下同德食不求飽席不煖節鎮殿定一如所委此誠愬之忠畧然所賴之縱等焦心勦力同濟厥功而頒賞已逾時秩宜加等我有爵祿分而命之知吾不遺細大之功可依前件

裴度李夷簡王播鄭絀楊於陵等各賜爵并

迴授爵制

勅禮云臣下竭力盡忠以立功於國者必報之以爵祿此言上之不虛取於下也而司空度等咸以忠力作股肱心膂之臣大節大勞書在甲令然則功如是忠如是高爵重秩予何愛焉故能統御之初先行信賞詔主爵者合為奏書或加寵進封或延恩任子次勤第品咸按舊章行乎敬之無忝予一人之嘉命可

依前件

鄭餘慶楊同懸等十人亡母追贈郡國夫人

制

勅餘慶亡母某氏等夫德不旌則勸善之典缺矣親不顯則揚名之道廢矣凡今公卿大夫至于元士濟濟然抱忠履信立吾朝者皆聖善之教燕翼之方所致也自家刑國有所從來不大封崇是忘報施朕去年仲月統御之初發號推恩先降是命豈直光前慰後而已哉亦欲使天下爲母者聞庶幾乎善統其家慈訓其子厚人倫而美教化也可不務乎

李真授咸陽令制

勅某官李真近者西夷犯塞詔諸將出師司計臣俊言真有應辨才可司饋餉故自京府掾假臺郎憲職以命之屬寇遁師旋未展其用况在公族推有器幹今授銅印俾宰咸陽夫庶官之任爲急西郊咫尺佇爾能聲可京兆府咸陽縣令

劉縱授秘書郎制

勅某官劉縱徒步詣闕上獻封章又自叙其先臣陳許間事皆歷歷可聽公侯子弟多溺於驕邪爾能讀書學文自可嘉獎圖籍之府命爾爲郎豈唯滯求能且不欲使勲勞之後棲棲於塵土中可秘書省秘書郎

程群授坊州司馬制

勅程群嘗從事於鎮翼之間病免所職垂老之歲棄

為窮人俵俵無歸有足傷者夫一夫不獲若納諸隍
此聖王用心推已及物今宜與群祿食使飽暖其身
亦猶晉君不能忘情於絳老也往佐中部爾其念哉
可坊州司馬

海州刺史王元輔加中丞制

勅海州刺史王元輔漢制二千石有政績者就中加
命秩不即改移蓋欲使吏久於官而人安於化也今
元輔為郡頗有理名廉使上聞奏課居最宜加中憲
旌而寵焉庶使與君共理者聞而知勸可兼御史中
丞

楊潛可洋州刺史李繁可遂州刺史史備可

濠州刺史制

勅朝散大夫守尚書金部郎中上柱國楊潛溫厚靜
專有端士之操朝議大夫前使持節吉州諸軍事吉
州刺史上柱國李繁精強博敏有才子之稱將仕郎
前使持節光州諸軍事守光州刺史雲騎尉史備變
通健決有良吏之用而能本於文學輔以政事為郎
見其行為郡聞其聲夫洋更梁之險遂居蜀之腴濠
控淮之要三者皆名郡而委之三吏得不思勤儉教
導勞來安緝膏雨吾土襦袴吾人者乎潛可使持節
洋州諸軍事守洋州刺史散官勳如故繁可使持節
都督遂州諸軍事守遂州刺史備可使持節濠州諸
軍事守濠州刺史充團練渦口西城等使官勳如故
張洪相里友略並山南東道判官同制

勅朝議郎守太常博士上柱國張洪前瀛漢等州都
團練判官朝議郎侍御史內供奉上柱國賜緋魚袋
相里友畧等元翼以大節大忠綽聞朝野授鉞開府
殿我漢南而又求賢乞能以自參貳則其賓家宜有
以稱之故求吾俊造之英勲烈之胄達朝儀而練戎
事者與焉今以洪之知國禮奉家聲以友畧之富藝
文飽軍旅兩中是遷合而命之優秩寵章無所愛惜
時無今古代有忠賢苟致吾元翼於羊杜間別有陟
明之典在洪可檢校尚書職方員外郎兼侍御史充
山南東道節度判官仍賜緋魚袋散官勲如故友畧
可檢校尚書屯田員外郎兼侍御史充山南東道觀
察判官散官勲如故

姚成節右神策將軍知軍事制

勅朝議郎前使持節成州諸軍事守成州刺史充本
州守捉使賜紫魚袋姚成節嘗爲天平軍裨將當劉
悟之立忠勲也謀成事集爾有助焉雖授一城未足
酬獎况聞信厚勤恪宜於爪牙肘腋間居之昔漢文
帝以宋昌忠勞擢拜將軍掌宿衛今吾用汝猶前志
也環拱之職得不勉歟可毅果校尉守右神策將軍
知軍事賜如故

高鉞等一十人亡母鄭氏等贈太君制

勅起居郎高鉞亡母滎陽郡太君鄭氏等予有侍臣
咸士之秀者或左右以書吾言動前後以補吾闕遺
森然在庭各舉其職爰思乃教知所從來豈非善稟

於親行成於內徙鄰斷織訓使然耶不追封邑之榮
曷顯統家之慶可依前件

柳公綽可吏部侍郎制

勅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柳公綽長吏數易爲害甚多
邇來都畿未免斯弊或苛急而人重困或軟弱而姦
不息得其中者其公綽乎細大必躬親剛柔不吐茹
甚稱厥職惜而不遷然智者常憂忠者常勞亦非吾
以平施御臣下之道也尚書六職天官首之辯論官
材澄汰流品比諸內史選妙秩清詢衆用能無易公
綽爾宜飾躬承命以裴正崔毛爲心苟副吾言用稱
乃職而今而後亦何往而不適哉可尚書吏部侍郎

孔戣可散騎常侍制

勅昔齊桓公心體懈怠則隰朋侍漢成帝親重儒術
則劉向從今之常侍是其選矣稱其任者唯正人乎
吏部侍郎孔戣言行謹直風操端莊肅然禮容清廟
之器始自筮仕迄于天官虛舟爲心利刃在手全才
具美時論多之可使珥貂立吾左右從容侍從以備
顧問隰朋劉向豈遠乎哉可右散騎常侍

王公亮可商州刺史制

勅尚書司門郎中王公亮茂於學精於文文學之外
有枿毫荆鐘之用自佐戎律領郡符持憲爲郎皆稱
厥職吾前命劉遵古張平叔爲商州刺史繼有善政
人用又安今爾代之守而勿失况商土瘠商人貧可
以靜理而阜安不宜改張而易轍以爾精敏當自得

中可商州刺史

韋覲可給事中庾敬休可兵部郎中知制誥

同制

勅職之要莫先乎駁正文之選莫難於司言將使朝
綱有條朕命惟允在二者得人而已中大夫使持節
蘇州諸軍事守蘇州刺史上騎都尉韋覲精微專直
通乎事典可使平奏議而坐左曹朝散大夫尚書禮
部郎中上柱國庾敬休溫裕端明飾以辭藻可使書
誥命而專右席而輪轅鑿柄各適所宜夫惟刺史守
列城郎官應列宿選任倚注非不榮重然吾左右前
後方求正人如覲敬休不宜踈遠亦猶有聲之玉無
瑕不置於珮服掌握之間皆非其所也宜自

謹無忝吾言覲可行給事中散官勳如故敬休可尚
書兵部郎中知制誥散官勳如故

白氏文集卷第四十八

白氏文集卷第四十九

中書制誥二

舊體凡三十道

李愬贈太尉制

勅故特進行太子少保上柱國涼國公食邑三千戶
食實封五百戶李愬在建中歲泚賊叛逆惟太師晟
實仗大順翦而誅之在元和朝蔡寇充斥惟爾愬實
奮奇策虜而戮之父子之功書于甲令俱為第一焯
輝當時矧爾一登將壇六換鈇鉞坐論巖廊之道臥
理保傅之事方深倚望奄忽淪謝是用當食累歎視
朝三輟豈不以爪牙之威缺於外股肱之痛軫於中
者乎而弔奠之命賙賻之數雖加常等未表殊恩宜
以太尉之秩贈上公之袞歛俾爾被袞榮服忠孝從

先太師於九原也不其盛歟嗚呼美終必復禮無不
谷昔爾之勤勞如彼今吾之寵飾如此君臣報施可
謂兩臻其極焉爾靈有知欽我追命可贈太尉仍令
所司備禮冊命賜絹二千匹布七百端米粟一千石
委度支送

田布贈右僕射制

勅朕聞古之臣子有忍死効節為忠者有不傷髮膚
全歸為孝者有不顧性命引決為忠者但問所操所
蹈何如耳豈繫去就生死之間耶噫今有重義如秦
山輕生如鴻毛死而不朽者安得不褒揚寵飾使天
下聞之所以勸孝心激忠腸然後薄者敦懦者立幸
生者耻格也故魏博等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起復
寧遠將軍守右金吾大將軍員外置同正員檢校工
部尚書兼魏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賜紫金魚
袋田布其父太尉甚賢此子鎮陽之亂弘正歿焉而
布枕戈嘗膽誓報冤耻故吾以大將軍之旗鼓鈇鉞
先臣之土壤士卒盡用委付親加勉諭人鬼之憤期
一洩而甘心焉既而激發魏師出疆臨敵事有不得
已者布亦末如之何卒至於刳心自明遺疏自列謝
君於天上報父於地下可謂田氏有孝子國家有烈
臣則吾之知臣弘正之知子明矣聳動人聽盡傷我
懷故廢臨朝所以示哀也加禮命所以示榮也哀榮
恩禮至則至矣嗚呼曾未足以顯爾之節不厭吾之
心乎可贈尚書右僕射賜布帛三百段米粟二千石

委度支逐便支遣

韋貫之可工部尚書制

勅河南尹韋貫之善馭者齊六轡善理者正六官六官成則百事舉故吾選賢任舊以次第補之而六卿材吾已得五闕一不可待汝而成貫之以正行明誠爲先朝輔始以直進終以直退道有消長德無緇磷及帥湘潭尹河洛而廉平清一之政繼聞于京師名簡吾心善入我耳宜置朝右以之厚時風况今之尚書漢公卿也言動可否屬人耳目焉固不專率四屬程百工備位於冬官而已可工部尚書

太子詹事劉元鼎可大理卿兼御史大夫克西番盟會使右司郎中劉師老可守本官

充盟會副使通事舍人太僕丞李武可守本官兼監察御史充盟會判官三人同制勅太子詹事劉元鼎等夫選可任而任之則用無不適擇可勞而勞之則事無不成蓋君使臣臣事君之大端也屬西夷乞盟求可以莅之者歷選多歷吾得三人今以元鼎之博通師老之誠諒武之恭敏合而爲用不亦可乎爾宜臨之以莊示之以信儀形辭氣皆自可觀必能率服彼戎不獨益敬吾使法卿憲秩寵之以遣可依前件

許季同可祕書監制

勅大理卿許季同國朝以來有劉得威張文瓘唐臨爲大理卿有魏徵虞世南顏師古爲祕書監設官之

重得賢之盛人到于今稱之今季同以明慎欽恤理
刑獄以文學博雅囊圖籍由廷尉而長秘府論者榮
之宜自重其官自遠其道又思與劉張唐魏虞顏爲
比不亦自多乎可秘書監

張元夫可禮部員外郎制

勅殿中侍御史張元夫官有秩清而選妙者其儀曹
員外郎之謂乎凡殿內御史雖文才秀出功課高等
者滿歲而授猶曰美遷有如元夫連膺二選歷彼踐
此僉以爲宜况飛青冥翔集禁陛由茲去者十八
九焉汝知之乎思有以稱可尚書禮部員外郎

楊嗣復可庫部郎中知制誥制

勅權知兵部郎中楊嗣復朕聞前代制誥中書令侍
郎舍人通掌之國朝已來或以他官兼領惟其人具
用不限於資秩職署焉予以爲然多繇是選前所命
者時稱得人研實覈名次第及汝汝嗣復根於義訓
播爲令器文煥發而才秀出不當汨沒於郎吏間况
貞元中汝父爲中書舍人甚稱厥職今使汝繼書吾
命成一家言堂烜國華在於此舉爾宜兢兢祗勵無
隕其名可庫部郎中知制誥

張平叔可京兆少尹知府事制

勅商州刺史張平叔爲人廉直爲政簡惠前後歷掾
邑宰郡守而去思來暮之謠繼聞於人聽焉及副鹽
鐵官刺商雒都會課報政亦甲於他官自貞元以來
用三科取士奉詳明政術可以理人之詔而得其名

有其實者幾何人哉平叔居其一也能効若是何用
不臧故事內史歟未補間亞尹得行大京兆事試可
而即真者往往有之故其選任日益難重爾宜稱所
舉慎厥職無墮大以勤小無急弱以緩強夕念朝行
遵吾約束可京兆少尹知府事

康日華贈坊州刺史

勅漢令軍中士有不幸死者得以棺斂傳送若是而
已猶四方歸心焉矧吾褒贈以榮之惻隱以將之顯
其忠撫其後亦所以激生者節豈獨慰逝者魂乎左
神策軍赴行營正將試太常卿康日華領王師死王
事軍書置奏朕甚悼焉可贈坊州刺史

張籍可水部員外郎制

勅登仕郎守國子博士張籍文教興則儒行顯王澤
流則歌詩作若上以張教流澤為意則服儒業詩者
宜稍進之頃籍自校秘文而訓國胄今又覆名揣稱
以水曹郎處焉前年以來凡歷文雅之選三矣然人
皆以爾為宜豈非篤於學敏於行而真退之道勝也
與之寵名者可以獎夫不汲汲於時者可守尚書水
部員外郎散官勲如故

何士又可河南縣令制

勅漢朝郎官出宰百里故今京邑令缺多命尚書郎
補焉朝議郎尚書水部員外郎何士又慎檢和易介然
有常守而勿失可使從政然能佩弦以自導帶星以
自勤則緩急勞逸之間必使適宜而會理矣以爾舒

退故吾進之可守河南縣令散官如故

崔植一子官廻授姪某制

勅丞相植典職樞務亦既逾歲而能明我目達我聰左右我躬以底于道况屬郊祀攝賛大儀寵錫之間植宜加等而念其猶子乞用推恩既叶舊章允膺新命其姪某可某官

王起賜勳制

勅中書舍人王起等朕臨御之始慶賞遂行卿士大夫適加勳秩自武騎尉以上十有二轉自起以下十有四人咸賜以勳舉書于籍可依前件

蕭俛除吏部尚書制

勅古者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季代已還鮮由茲道先皇帝創於是故在位十五載凡解相印者殆二十人多寵爲大僚或付以兵柄矧予小子宜有加焉而輔弼之臣嘗經一日造吾膝沃吾心則思與之始終厚甲恩禮不唯勸感來者且不敢失墜先志也尚書右僕射蕭俛忠肅孝敬佐吾爲理以勤事國以疾退身本末初終不失其道既免樞務倚爲右揆加恩超等復吾前言而俛繼上讓章至於三四敦諭煩切陳乞彌堅是用正命爲選部尚書而冠六卿統百職尚可以表吾寵重亦所以成爾謙光爾宜欽厥止慎厥終無忝我褒揚之命可吏部尚書

溫堯卿等授官賜緋充滄景江陵判官制

勅溫堯卿等今之俊乂先辟于征鎮次升于朝廷故

幕府之選下臺閣一等異日入爲大夫公卿者十八
九焉荆門景域南北大府而堯卿等或已參軍要或
方受兵書各命以官分試其事名秩章綬分而寵之
夫千里之行始於足下苟自強不息亦何遠而不屆
哉可依前件

神策軍及諸道將士某等二千九百人各賜

上柱國勳制

勅古之善爲國者勞不忘而賞不濫有賞一人而爲
僭者有千百人而不爲費者其要在當否而已不繫
於衆寡也朕自統御已來忽忽有念念天下材力之
將勇敢之士進有征討之苦退有守捍之勤藏之中
心何嘗忘而亟因大慶思洽普恩某等若干人咸

進勳級並可上柱國

李彤授檢校工部郎中充鄭滑節度副使王
源中授檢校刑部員外郎充觀察判官各
兼侍御史賜緋紫制

勅萬年令李彤侍御史王源中等舜以五長綬四國
若今之節制也周以十聯率諸侯若今之廉察也國
家合爲一柄付有功諸侯故其陪臣選任益重或輟
朝籍授簡書者徃徃而有况承元有大忠于國受重
任于外使其承上蒞下敬始善終實在庶寮叶力以
濟今以彤宰京邑有理劇之用如水在器撓之不濁
以源中立憲府有糾正之能如刃發硲割之無滯一
可以倅戎事一可以佐輶車二職交修在此一舉臺

郎憲吏金印銀章加乎爾身無忝我命可依前件

柳公綽父子温贈尚書右僕射竇佺父叔向

贈工部尚書薛伯高父懌贈尚書司封郎

中元宗簡父鋸贈尚書刑部侍郎皇甫鏞

父愉贈尚書右僕射韋文恪父漸贈太子

少保王正雅父翊贈太子太師范季睦父

彥贈禮部郎中八人亡父同制

勅古人有云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向
無顯揚褒贈之事則何以旌先臣德慰後嗣心乎故
朕每施大恩行大慶而哀榮之命未嘗闕焉銀青光
祿大夫行尚書史部侍郎上護軍河東縣開國子柳
公綽父温等咸有令子集于中朝資父事君移
孝本於嚴訓酬以寵名賜命追榮各高其等嗚呼存
者不匱往者有知斯可以載揚蘭咳之光輟風樹之
歎耳可依前件

李宗河可渭南令李玘可京兆府戶曹制

勅李宗河等夫綱一提則群目舉源一澄則衆流清
故朝廷命官師選寮屬亦得其人矣按內史公綽奏
宗河學古修己練達道理乃乞爲甸縣令玘勵節徇
公通詳典故乞爲天府掾况渭南封圻之守邑戶曹
賦籍之要司位雖未高職亦不細宜乎以三語自試
以一同自効無俾爾長貽失舉之責焉可依前件

兵部郎中知制誥馮宿侍御史裴注義武軍

行軍司馬御史中丞蕭籍饒州刺史齊照

鄧州刺史渾鐵並可朝散大夫同制

勅某官馮宿等凡品秩之制有九自五而上謂之貴階而宿司吾言注持吾憲籍照以降皆著勤由朝議即一進而及此此之所以爲貴者蔭及子命及妻豈唯腰白金服赤芾從大夫之後而已寵數旣重思有以稱之並可朝散大夫

太常博士王申伯可侍御史鹽鐵推官監察御史裏行高諧河東節度叅謀兼監察御史崔植並可監察御史三人同制

勅某官王申伯學優行茂飾以詞藻執禮定議多得其中某官高諧溫莊潔白不交勢力某官崔植外和内直通知政典在倫輩内而人皆謂之滯淹唯是君子之才吾得於御史中丞僧孺御史吾耳目官也非清明勁正不泥不撓者安可使辨淑慝振紀律廣吾之聰明焉並命同升無忝是舉可依前件

溫造可起居舍人允鎮州四面宣尉使制

勅殿中侍御史溫造嘗糾天府不曠官馳輶車不辱命况爲人外和内決以兼濟爲心拔居殿中以備時使會吾憂兩河間事求可諭朝旨慰人心者使焉揆効酌能汝中吾選故不待滿歲擢爲右史出則銜吾命入則記吾言獎任不輕思有所立可依前件

高芳穎等四人各贈刺史制

勅故某官高芳穎等昔文王葬枯骨之無知也但惻隱之心不忍棄也故天下皆歸仁焉况捐軀之魂死

節之骨見危授命朕甚憫之深州故小將高某等四人皆從戰陣連歿王事褒贈之數宜其有加並命追榮以光地下可依可件

崔咸可洛陽縣令制

勅度支員外郎崔咸漢以四科辟士求多略不惑強明決斷者任三輔令故今兩京令缺亦擇尚書郎有才理者補之而咸在郎署中推爲利用加以詞學緣飾吏能操割洛陽必有餘力然宰大邑如烹小鮮人擾則疲魚擾則餒寬猛吐茹其鑒于茲可洛陽令

周愿可衡州刺史尉遲銳可漢州刺史薛鯤可河中少尹三人同制

勅前復州刺史周愿等夫勞者之思休息病者之思救療人之本情也今兵戈甫定物力未豐如聞湘衡巴漢之間人猶疲困宜擇良二千石俾休息而救療之而愿銳鯤等前以符竹分鎮三郡皆有善政達乎朝廷舉課考能無愧是選息勞救病其有望於汝乎河中吾之股肱郡也貳尹職而佐府事者亦在得人命鯤處之無荒厥職可依前件

楊景復可檢校膳部員外郎鄆州觀察判官

李綬可監察御史天平軍判官盧載可協

律郎天平軍巡官獨孤涇可監察御史壽

州團練副使馬植可試校書郎涇源掌書

記程昔範可試正字涇源判官六人同制

勅某官楊景復等士子不患無位患已不立苟有所

立人必知之惟爾等六人蘊才業文咸士之秀者果
爲賢侯交辟俾朕得聞其姓名是用各進其秩分授
以職若修飾不已籌謀有聞則鴻漸之資當從此始
而景復稟訓祇命頗著令稱故因滿歲特假臺郎古
者公臣之良入補王職朝獎非遠爾其勉之可依前
件

前廬州刺史殷祐可鄭州刺史制

勅某官殷祐夫吏寬信則人人不偷吏廉明則人人
盡力吾觀祐之爲政其近之乎前守廬江能率是道
歲會課第甲於他州俾精前功且佇來効宜換符竹
移牧鄭人在春秋時鄭爲侯國武公善於其職子產
遺愛於人人無古今吏有能否聽吾用以汝其嗣之

可鄭州刺史

李德循除膳部員外郎制

勅尚書左士郎自奏議彌綸外凡邦之牲豆之品醴
膳之數實糾理之命文昌長佐春官卿以朝散大夫
守祕書丞上柱國李德循籍訓于台庭業官于書府
揆才考第得補爲郎司膳缺員爾宜專掌可尚書膳
部員外郎餘如故

張正甫可同州刺史制

勅馮翊吾左輔也分理浩穰率先風化故其選次任
內史一等而冠四方岳牧之首焉宜求吏課高位望
重者分部共理以夾輔京師尚書右丞賜紫金魚袋
張正甫自登臺閣爲人謹直物論時望敬而重之及

領藩部爲政寬簡將吏黎庶信而愛之所謂朝廷正臣郡國良吏常有惠政加于是邦迨茲五年去思猶在故輟臺轄再委郡符宜敬服新命增修舊政俾吏畏如夏日人歸如流水慎于終始典于厥官可持節同州諸軍事守同州刺史充本州防禦使散官勲如故

崔瑄可職方郎中侍御史知雜制

勅近歲已來副相多缺朝綱國紀專委中憲而侍御史一人得摠臺事以左右之今御史中丞德裕以中散大夫行尚書吏部員外郎上柱國崔瑄守文無害莅事惟精在郎署中推有才理奏補是職請觀其能因而可之仍加寵秩操執舉措爾無自輕可行尚書職方郎中兼侍御史知雜散官勲如故

白氏文集卷第四十九

乃自集四

三



